

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

打交通 烧木城

竹根河游击队有一段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佳话,叫“日打交通,夜烧木城”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?西家大山以东,布满进山“清剿”的敌军——钟铺湾驻有敌四十七师师部,吴家店驻有敌一个团,李家集驻有敌一个连。

敌人尽管兵力聚集,威威风风,骨子里害怕红军游击队、害怕群众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。为了防御,敌人在西家大山顶上筑起集团工事,还利用森林资源,沿竹根河方向,修了一个古来少见的木城。

所谓“木城”,即把一条岭上的大松树砍倒,筑起长长的木栅栏。远远望去,这木城就像一条逶迤而行的龙。那架设在山顶的一挺机关枪,对准竹根河一带,虎视眈眈,见影就打。

敌人在西家大山以东集中这么多的兵力,可是周围一带已被他们糟蹋得田园荒荒,十室九空,纵然天天打家劫舍,也无油水可榨,哪里填得饱肚子。所以,敌人的军需物资,一概由湖北罗田方面供给。从罗田到钟铺湾的道路上,被逼当

挑夫的农民,在押运的匪兵皮鞭下,终日绞缚不绝。这件事,自然逃不过游击队的眼睛。游击队经过合计,决定给他来个针锋相对:白天,打敌人交通;夜间,毁敌人木城。

1933年夏的一天,游击队从竹根河翻山到了佛元。佛元,是敌人运输队从罗田到钟铺湾的必经之路,山上松林浓密,一棵棵松树都有人一抱那么粗。游击队员一人一枪,直挺挺站在松树旁边,一点也不露痕迹。

敌人的运输队来了。领头的是几个尖兵,中间是一队挑夫,有挑米的、挑面的,还有挑烟的,最后是押运的一队匪兵。敌人在明处,游击队在暗处。等前面的尖兵一过去,游击队立刻冲 to 挑夫中间,接过担子,返身就往山上跑。有的挑夫认识游击队,高兴地把担子递过来;有的是被抓来的,一路千辛万苦,这时也乐得卸掉担子,轻轻松松。

这样,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,就把敌人的给养截获了。等到敌人知道运输队遭到袭击,游击队已经上了山,敌人也只能望山兴叹。

后来,游击队还采取伪装战术,穿上从敌人身上剥下的军装,以押运为名,把运输队引到指定的地方,截获敌人的物资。1934年秋冬之交的一次,游击队采取伪装战术,缴获大量冬衣,搞得敌人狼狈不堪。

毁掉敌人的木城,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。山岭很高,又布满障碍物,人上不去,无处下手。可是,游击队智慧大,很快就想出办法。原来那被砍断作障碍的松树,经过夏天的太阳暴晒,针叶变得又枯又红,看上去就像一络络红头发。游击队决定:火烧木城!

这天夜间,雷伟和他们9个人分成三组,从茶棚岭与三里冲之间,悄悄爬上西家大山。接近木城,他们给松毛点火后,便顾不得树桩绊腿、石棱扎人,拼命往山下滑跑。这时,敌人从后边打响一阵阵枪声,可已经迟了!三处点燃的火,借助山风的威力,立刻烧成漫天大火!那又干又脆的松树,一碰到火,“噼里啪啦”“噼里啪啦”,就像一座火山在爆发。

顷刻间,敌人苦心经营的木城,便毁灭在火海之中。群众望着西家大山的大火,无不拍手称快。

木城的烧毁,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。(张正耀 编著)

《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》之五

驻地出发,经麦园至胭脂坳。当四营逼近民团驻地青龙寺时,天已擦黑。战士隐约看到青龙寺前放有几棵树,作为障碍物,山上设有岗棚。胭脂坳还矗立着一座碉堡。看好地形,四营与五营联络后,就发动了袭击。

四营的战士这边拆除障碍物,五营那边冲锋号就吹响了。正在酣睡的团匪,一听到枪声大作,四面呐喊,慌不迭地爬起来,就朝白沙河方向逃跑。有的匪兵,逃跑时连衣服都来不及穿。战士们拥入青龙寺,踩了敌人的营盘,连锅灶碗盏都给砸得稀巴烂。

雷伟和所在的六连,战士乘势冲上山,点起火,把敌人的岗棚烧得一千二净,碉堡里的敌人开始拼命往外打枪,当看到他们的人纷纷溃逃,知道大势已去,也跟着跑了。

反动派貌似强大,其实不堪一击。一路游击师在短短的时间里,拔掉了胭脂坳民团这枚钉子。胭脂坳一带,便为革命势力所控制。(张正耀 编著)

《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》之六

夜袭胭脂坳民团

竹根河游击队,原来归赤南县三区四乡苏维埃政府领导。1934年春,编入一路游击师,改为第四战斗营六连。

竹根河游击队编入一路游击师后,虽然仍坚持竹根河两岸的斗争,但有时根据需要听从游击师调遣,随全师统一行动,活动的范围和斗争的规模都比以前扩大了。

雷伟和在四营六连当战士。当时,与四营西边毗邻的,是白沙河战斗五营。四营和五营这两个兄弟单位中间,有个叫胭脂坳(今金寨县关庙乡胭脂村)的地方,驻了一支约300人的反动民团。这支民团,不仅阻隔了一路游击师四营和五营相互配合作战,而且成为插在竹根河、白沙河、麦园、关王庙一带方圆数十里游击区中间的一枚钉子。

这支民团的头子叫周相波,原是当地的一个豪绅。自红军主力撤走后,此人

反攻倒算,坏事做尽。他曾配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屠杀革命群众几千人,还贩卖大批苏区妇女,用来购买枪支,组织反动武装,与游击队为敌。

胭脂坳的这支民团,本来对竹根河游击队就有很大的威胁,它与东边西家大山的人彼此呼应,使游击队开展活动常有后顾之忧。有一次,游击队前往西家大山打田继显,遭到国民党的追击。当游击队撤至麦园(今金寨县关庙乡墨园村)时,胭脂坳的民团又出来堵击,迫使游击队撤至山林,才得以脱险。游击队早就想消除这个后顾之忧,无奈力量有限,不可左右开弓。

1934年秋,在游击师统一指挥下,四营和五营配合起来,分别从河东、河西两个方向,夜袭胭脂坳民团。

这天下午,四营从四老尖



洪登北 摄

俗话说:二四八月乱穿衣,衣服穿了脱,脱了穿,反反复复。温度像直线一样,一天天“嗖嗖”地往上窜。不知不觉中,已到火红的五月,各种树木都披上了厚厚的绿装。走出家门,满眼都是碧波,行走在马路上,你就仿佛在碧波中穿行。各种各样的花次第开放,争奇斗艳,让人目不暇接,有紫色的像蝴蝶翩飞的鸢尾花,有白色的如云霞般的狗牙花,有粉红纯白相间的夹竹桃花,还有那火红灿烂的石榴花,映衬在一片绿叶丛中,显得更加耀耀夺目。空气中已经能嗅到初夏

的气息,一阵轻风吹来,混合着香樟和青草的香味,让人感到蓬勃的生命力量。

夜幕四合,乌云低垂,天地间显得异常寂寥,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即将降临,说时迟那时快,一道闪电划过漫漫夜空,大地上的一切瞬间被照得清晰可辨。一滴、两滴……春夏之交的细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,接着一阵狂风,大雨迅疾瓢泼而下,天地间连成一片,仿佛要淹没一切。

不知何时,青蛙在雨中叫起来,起先是一声、两声……断断续续地,继而是一起叫

又闻蛙鸣声

王康奇

起来,一唱一和,一呼一应,仿佛是十只、百只、千只……最后千万只声音都汇聚在一起,形成排山倒海、气势恢宏的交响乐,不知疲倦、无止无休。即使是在大雨停下的间歇,千万只青蛙也没有停下歌唱,而是更加起劲、更加欢快。我很奇怪,这里已经是一块住宅小区,从来没有看到青蛙在这里出没,它们是怎样生活的,难道是我的耳朵听错了吗?

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,我屏气凝神,仔细倾听,耳旁的确是千万只青蛙的大合唱,仿佛是一支组织有序的乐队,有高音、低音,有男声、女声……此起彼伏,抑扬顿挫……也许这里以前曾是池塘,只要有一点水分,它们就赖以生存,用声声不息的歌声呼唤这个盛夏的来临吧!

恍惚中我似乎听到故乡久违的蛙声,它埋藏在我记忆的一角,此刻是那样的新鲜,那样的热烈!

每当初冬退去,水温渐升,绿意丛生,那些青蛙就从冬眠的泥土中苏醒过来,在有水

的地方产下幼仔——蝌蚪。你会在池塘、稻田、水沟等,看到成群结队的蝌蚪,一群群、一团团、一族族,密密麻麻,层层叠叠,漂浮游动,而在不知不觉中,你就会看到这些蝌蚪已长成各种类型的青蛙,它们有丰富多彩的花纹,青色、灰色、黑色……它们是这个广阔天地最佳的运动健将和最自由的主角,窜来跳去,追逐嬉戏,旷野间不时传来它们嘹亮的歌唱。

记得是在一个午季后的夜晚,成片成片金黄的麦子和油菜已经收割,秧苗正在茁壮成长,田野里绿油油一片,空气中弥漫着金银花和稻花的清香。月华如水,微风轻拂,大地被照得如同白昼。沿着马路漫步,声声蛙鸣入耳,一声高过一声,有的高亢嘹亮,像是战鼓擂响;有的窃窃私语,像是琴声悠扬;有的缓慢低沉,像是在诉说无尽的往事……它们似乎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夏夜音乐会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,千万只青蛙声声不息、绵绵不绝,意味着一个丰收在望的好年景!



许玢 摄

“现在放牛的少啦!”因为牛给予我太多记忆的原因,不经意间,我还是说起老牛。

“对呦。”老人看看牛,“现在都是生产合作社了,种庄稼都机器了。这不,我们村今年又刚进了旋耕机、收割机,哪还用牛?”

“那你怎么还喂着这牛。”妻问道。

“喂久了,有感情了。这牛我可是喂了几十年了,比这孩子年龄都大。你看,我老了,每天牵着牛在这河里,和牛说说话,舒坦着呢。”

“这是你孙子吗?”

“是呀,今年刚考上县一中,718分,全县第12名。”说到孩子,老人满脸自豪,些许皱纹也舒展开来。“这不,放假了,他回来陪我放牛。”

“叔叔、阿姨好!”听到谈到自己,那孩子从书本回来,站起来向我们打招呼。我看到

孩子手中的书是威廉萨默赛特·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,这是今年很畅销的一本书。

“这本书不错!”我说道。

“这孩子就爱看书,已经看十多年了,还在看,就像我一样,看这牛十多年了,就是看不够。”

“我们走吧。”岳母在路边喊道。

我起了身,向这一老一小告别,继续我回家的路。

回望渐渐淡去的放牛的老人、看书的孩子,我忽然感觉到生活的味道就像这一直在我记忆中的那河、那牛、那石板,那本书,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经意,也因为是的那么的不经意,它们就一直在我的记忆之中,想到此,我竟然感觉自己就是刚才那看书的孩子。那我今天的刻意意抽时间陪老人回乡就是我不经意中的自觉吧。

金寨的红

施训洋

水库、响洪甸水库,天堂寨、马鬃岭、燕子河大峡谷,还有总书记到访过的大湾村。

金寨,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去红军广场敬献花篮,到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唱响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,成了我的念想。

5月,我第一次踏上金寨这片红色土地。头天晚上,我便作出各种想象,喜悦之情涌上心头。

天还没有大亮,我便起了床,第一个坐上大巴车,金寨在车上,心早已飞向红色圣地金寨。

四个多小时的车程,一点也不觉得累。山,渐渐多起来;水,渐渐清起来。到了,到了,金寨到了。那是梅山,这是史河。

一队队,一排队,戴着红军帽,穿着红军服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。走下大巴车,放眼望去,到处都是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。

红军广场到了。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那颗红色五角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“燎原星火”四个金色大字发出夺目的光。敬仰和崇敬之情,油然而生。

沿着25级台阶,缓步向上,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庄重。这25级台阶寓意着在金寨县休镇诞生和组建了红25军。红25军是第一支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队,被誉为“长征先锋”。

天,有些热。纪念碑前,庄严肃穆。敬献花篮的队伍一个接一个;《义

勇军进行曲》一次又一次在红军广场响起;“永不叛党”的誓词响彻天际。

沿着石阶往下,柏树丛中,革命烈士墓和革命烈士纪念馆像一座无形的丰碑,书写着金寨的红。

一列列、一行行,近11万红军将士血洒疆场。金寨英雄儿女浴血奋战,铸就了伟大的大别山精神。他们为人民、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,他们的崇高精神不断激励后人。

走进金寨县革命博物馆,每一段历史时期的革命运动,无一不展现了金寨人民追求自由、民主的决心和不怕牺牲的精神。

一幅幅图画,一张张照片,一段段解说,一座座雕像,将金寨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八月桂花遍地开,唱出了金寨儿女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。

正有先辈付出的巨大牺牲,才有幸福安定的当下。

金寨的红,夺目;金寨的红,光荣;金寨的红,是向往;金寨的红,是信仰!

红土地



本栏责任编辑: 谢菊莲 E-mail:46743672@qq.com

怀念父亲

金红

父亲离开我们已有25天了,有时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,总想为他写点什么,总想留下点什么,可每天总是忙忙碌碌,没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行动。记得第一次提笔写父亲是2014年父亲节,因为父亲一生与茶有缘,看到“汉唐清老林”原创散文大赛没忍住写了父亲,没想到再次提笔写父亲竟是阴阳之隔。

父亲于1952年农历九月出生,2023年农历六月初七凌晨离世,享年72岁。其实父亲脑梗已卧床多年,也曾无数次想过他会怎么离开我们,但还是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急、这么快,甚至来不及嘱咐我们一句,没给我们一个抢救的机会,但能感受到他走的很欣慰、很安详。

回想父亲的一生,他是一个聪明、刚毅、坚强、朴实、慷慨、大方的人,他的这些优质品格深深感召和影响着我們,他和母亲一道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四个培养成人、各自成家,虽然我们都不怎么优秀,没能活成他理想中的样子,但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,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成长环境。要知道在七八十年代,一家四个孩子读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呀,但父母宁愿自己苦点累点,也从没让我们吃过一点苦、受过一点罪,总是默默无闻,尽他们所能深深激励着我们成长进步。

父亲头脑灵活、聪明,也曾算是村里的小能人。爷爷奶奶体弱多病,离世较早,他们姐弟四个,父亲作为长子,很早就挑起家里重担。记得父亲最先承包的是生产队的茶厂,办过加工厂,后来承包起村里的华山林场、茶厂、油厂,每天起早贪黑,非常辛苦,华山林场在他承包期间是最兴盛的时候,最高时候有几十个工人,植树造林曾获得过省级表彰。后来因为我们上学等原因,举家搬到东风桥集镇,主要经营茶厂、油厂,一輩子和茶叶、机器设备打交道,一天到晚总爱研究摸索着他的茶叶和那些小机器小设备,现在当地一直生产的、畅销的霍山烘青茶,就是90年代初他一个人悄悄跑到潜山学习并推广开的,这么多年着实为当地茶农和茶厂带来了不少增收,相比生产销售,他更擅长自己改造维修小机器小设备,以致不管谁家有小东西坏了都爱找他修理,他总是乐呵呵地免费帮忙,甚至在他卧床后还经常从网上购买很多小工具,床头堆满了他的那些小宝贝。

父亲话语不多,比较严厉,但待人真诚朴实、为人慷慨大方,性格坚强刚毅,甚至有些倔犟。他喜欢的人和事,能以十二分的信任和热情对待。我们小时候他就言传身教,教育我们孝敬长辈,他对我小弟弟小奶奶、外公外婆特别孝敬,每个大年初一,总是要我们姐弟四个外出就去给在外老家的爷爷奶奶拜年,哪怕走十几里路、过20多条河也从不误外。外公正月初六生日,在世的时候每年父亲都会给他买个蛋糕,直到现在我们的一年三节基本都在舅舅家度过。对待亲朋好友、街坊邻里,父亲也总是非常慷慨大方,遇到有求于他的人,更会倾其一切给予帮助、不求回报。

父亲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,正因为他的这些性格,使 he 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赞可,但也因耿直得罪不少人,因信任被骗很多次,但他总还是始终愿意相信每一个人,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。

父亲的一生算是成功和奋进的一生,也是充满艰辛和坎坷的一生,但终究是比较圆满的一生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,远嫁的姐姐妹妹带着老小孩子,难得聚这么齐都回来了,陪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,这一切也许都是他最后和最好的安排。

这辈子能遇到谁,并且成为一家人,都是非常难得的缘分,不管好与不好,下辈子不一定能相见。所以,珍惜缘分!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希望父亲在天之灵一切安好,希望母亲能健康、愉快地度过余生,也希望所有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……

夕阳佳苑



本栏责任编辑: 宋金婷 E-mail:784542876@qq.com